

齊東野語

卷六至卷十



齊東野語卷六

紹興御府書畫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

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燕展玩模榻不少怠

蓋睿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

後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

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

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



齊東野語  
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  
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攷訂邈不可求  
爲可恨耳其裝標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  
成式余偶得其書稍加攷正具列於後嘉與好事  
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人物之盛焉

出等真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

墨跡

並作御題金  
各書妙字

用克絲作樓臺錦標

青綠筆文錦裏

大薑牙雲鸞白綾引首 高麗紙罽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軸 或碾花

檀香木桿 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真跡 內中上等並  
降付米友仁跋

用紅霞雲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罽

白玉軸 上等用簪頂  
餘用平等 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真跡 并石刻晉唐名帖

用紫鸞鵲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罽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罽卷縫用御府圖書印

引首上下縫用紹興印

鈎摹六朝真跡

並係米友仁跋

用青樓臺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罽

白玉軸

御府臨書六朝義獻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

內長

篇不用邊道衣古厚紙不揭不背

用毬路錦

衲錦

柿紅龜背錦

紫百花龍錦

皂鸞綾標等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內趙世元鈞摹者亦用衲錦標

蠲紙贖

瑪瑙軸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今依真本紙色及印記  
對樣莊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真跡

用皂鸞綾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贖

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鵲錦標

紫駝尼裏

楷光紙贖

次等簪頂玉軸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或有題  
跋於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後用紹興印並  
降付米友仁親書審定題於贖卷後

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真跡

用皂鸞綾標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罽

象牙軸

用睿思東閣印內府圖記

米芾書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罽

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定驗令曹彥明同共編類等

第每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冊子

趙世元鈞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標

瑪瑙軸

或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內府書記印後

用紹興印仍將原本拆下題跋揀用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標

青絲筆文錦裏

次等用碧鸞綾裏

白大鸞綾引首

高麗紙罽

出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綾上下標

碧鸞綾託標

全軸

檀香軸桿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

皇朝名畫同

用曲水紫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

或瑪瑙軸

內下等并謄本用皂標雜色軸

蠲紙罽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褫軸

頭旋取旨

蘇軾文與可雜畫

姚明裝造

用皂大花綾標

碧花綾裏

黃白綾雙引首

烏犀或瑪瑙軸

米芾雜畫橫軸

用皂鸞綾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白玉軸

或瑪瑙軸

僧梵隆雜畫橫軸

陳子常承受

樗蒲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瑪瑙軸

諸畫並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後用紹興印  
諸畫裝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經帶四分

上標除打撇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標除打撇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標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 高者用全幅

引首闊四寸五分 高者五寸

應書畫面僉並用真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  
旨

應六朝隋唐出等法書名畫并御臨名帖本  
朝名臣帖並御書面僉

內中下品並降付書房令裴禧書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複帕象牙  
牌子

應搜訪到書法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  
定驗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曹  
勛宋貺張儉龍大淵鄭藻平協黃冕魏茂  
實任源等覆定驗訖裝褫

應搜訪到名畫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字  
文號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分  
手裝背

應搜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背者令書  
房依元樣將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古  
依元本染古槌破用印裝造 劉娘子位  
並馬興祖謄畫

應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並行拆下不用  
別令曹勛等定驗別行撰名作畫目進呈

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闌道高七寸五分

每行闊六分共四十三行

真草千文闌道高七寸二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闊八分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闌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闊六分共九行

枯木賦闌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闊九分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

神一如摹本矣

應古畫裝褫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  
穠豔亦不許裁剪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  
來不可再背

應搜訪到法書多係青闌道絹襯背唐名士  
多闌道前後題跋令莊宗古裁去上下闌  
道揀高格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揀用依紹  
興格式裝褫

內府裝褫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 摺界 裝背 染古

集文 定驗 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瓌緻  
六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即今背匠也  
本朝祕府謂之裝界作此事蓋古今所尚云  
解頤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  
來匡說詩解人頤蓋言其善於講誦能使人喜而

齊東野語 十一  
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云兜不上  
下頤卽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  
甚頤解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  
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致脫  
頤信非戲語也

### 山陵使故事

韓魏公爲永昭山陵使事畢而英宗不豫不敢還  
至四載以永厚陵成復護葬於洛陽因上疏云自

唐至於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訖合行求去遂以司  
徒兩鎮節鉞判相州元符間章子厚爲永泰山陵  
使有作詞戲之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  
蓋謂故事當然也淳熙間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  
季海爲首相殊以爲憂尤延之時爲禮官於是授  
之以說云今此乃攢宮耳不當置五使季海遂倡  
其說曰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權卜會  
稽止當差總護使耳且歲旱民力何以堪之於是

止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充橋道頓遞使殊不知  
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無解罷之嫌亦一時不深  
攷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  
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  
溺將死矣遂抱以爲已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  
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

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  
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爲名儒及貴顯不復爲本  
生母持服爲右正言章夏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  
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  
極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  
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  
權之意猶足爲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爲而作非  
徒區區評論也及論漢宣帝立皇考廟曰旣爲伯

齊東野語 十三  
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亡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稱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甚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哀帝議立定陶王後曰故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當是時而責爲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

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 云 其論晉出帝追封

敬儒爲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厚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爲此論者皆是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益彰前輩蓋嘗評之故今詳著始末於此固非敢輕議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後敬儒封王紛紛爲是無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

為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為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立壽皇為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大哉王言後世安得而擬議之哉

詩用事

糜先生吳之老儒也奔奔皆其子姪行記問該洽九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謔藁為時鄉師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仲孚名惟信號菊潭

客吳能詩善絕句糜極稱之以為不可及一日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及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商略平生到杜鵑糜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以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為博瞻誤矣



王魁傳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勦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爲詳定官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初發

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爲定時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首楊樂道以爲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封彌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已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

案初虞世字和甫養生必用方直齋書錄解題作三卷文獻通考作十六卷

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駭亟自汶拏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悒悒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

疾予亦多方開慰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云窗一夜雪紛紛來朔風之子動歸興輕袂飄如蓬問子何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教

化宮行將携老母寓居學其中

云

云

予旣去徐醫

以爲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爲夜中洞泄氣脫內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州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問

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豈宿生邪康侯既死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爲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餘歲三兄弟隨侍與予同在鄆學子儀爲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待蘇州

崑山闕來居汶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汶學子儀謫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來貫鄆陵戶康侯登科爲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冰玉不知猥巷俚人語不幸爲匪人厚誣弟輩又不爲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

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向氏粥田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  
勅繼事向子豐居於霅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  
向妾得男楊氏使祕之以爲已出且亟報王王喜  
甚卽請誥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  
策以泥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  
於湖爲本鎮子豐因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

以次皆屬橐鞬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  
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  
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  
爲粥米逮今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  
向氏子孫

祥瑞

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  
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然夷攷所出

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劔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政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

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如政和隆盛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蘄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綱進卽進職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

出水晶幾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  
出生金數百斤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斤其  
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  
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  
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論曰未  
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  
桑穀昌以雉雒大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  
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  
此亦可以少悟矣

杭學游士聚散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士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  
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  
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閭攬黜陟之權或  
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寢壞遂行  
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  
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

語微失於是大闕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教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雁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

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彋彋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立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今被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

告爾同盟母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携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平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斤姦書又五言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懼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白

是清流禍非干北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古詩云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蘇食肉者口徒咿哇鬼域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謂秦得邪淳祐寢不知瑞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嗚靈鴉失脚奇禍遭羅罟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掄挪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



齊東野語卷六 終  
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  
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閩  
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  
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  
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炯  
以參樞輪筆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  
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

齊東野語卷六

終

齊東野語卷七

鴟夷子見黜

吳江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  
以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  
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  
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文彈  
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聖經  
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

齊東野語  
不共憤無知之魂豈者人名又云范蠡越則謀臣  
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所而脫彼勾踐鼓兵却公  
孫雄而滅我夫差旣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  
喙累大夫種以伏誅目已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  
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蹤跡於江海語  
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  
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邊勝境之士豈應  
著不共戴天之讎云云鴟夷之見黜於吳宜也而

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  
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鴟夷子皮之決賀季真  
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於是豈無意哉  
夫貴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  
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冠東歸又使  
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  
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寘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  
者故具述之覬來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

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爲與世之戒云

王敦之詐

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陽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藻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食既還

婢擎金藻盤盆盛水瑠璃盃盛藻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飲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倫廁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廁敦獨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一王敦耳何前憊而後倨邪乾棗藻豆亦何至誤食而不悟至季倫之廁則倨傲狠復之狀殆不可得而掩矣則知敦前之誤

齊東野語  
直詐耳王荆公誤食魚餌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  
情者鮮不爲大姦大慝吾於敦重有感焉

贈雲貢雲

陶通明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  
悅不堪持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  
還自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  
掇開籠收於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籠放之遂作  
攫雲篇去道逢南山雲歛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

袞袞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偪仄人肘勝搏取  
置笥中提携反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然  
則雲真可以持贈矣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  
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旣而  
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  
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  
可以持贈又可以貢矣併資一笑

出師旗折

賈師憲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禱祭於北關外而大帥之旗適爲風所折識者駭之而一時游幕之賓反傳會爲吉讖夷攷往昔若春秋時晉侯楚人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晉安帝元興二年桓玄篡位於姑熟百僚陪列儀衛整肅而龍旂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卽帝位祠太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爲荊州

刺史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魏禪孝昭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哥舒翰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柱旄竿折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宣和間童貫出師而牙旗竿折時蔡攸爲之副自建少保節度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於後竟爲執旗卒盜竄而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師旗亦爲風所折無非亡身敗軍之徵也按真

人水鏡經云凡出軍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牙卽旗也又玉曆通政經云軍行牙竿旗幹折者師不可出出必敗績蓋旗者一軍之號令也安有旗折而爲祥者乎獨有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旛沉於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於通化門是日牙竿折時以曜父翰昔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

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謂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朱氏陰德

朱承逸居霑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論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

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  
告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當爲代還本錢可  
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卽如數取付之  
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  
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余中榜第二人仕至  
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卽著南陽活人  
書者服子或卽著萍洲可談者遂爲吾鄉名族焉  
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畢將軍馬

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  
遇累有功金虜認其旗幟卽避之屢遷至鎮江都  
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  
居於雪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主翁能御  
之再遇旣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嶽司迎  
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  
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

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  
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  
主者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君疇

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能終始一節明日張  
膽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曰溫陵洪公天錫  
君疇一人而巴方寶祐間宦寺肆橫簸弄天綱外  
閩朝紳多出門下廟堂不敢言臺諫長其惡或餌

其利或畏其威一時聲燄真足動搖山嶽回天而  
駐日也乙卯元真以公爲御史公來自孤遠時莫  
知爲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爲說且曰臣職在  
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  
風旨固已聳動聽聞矣次月囊封言古今爲天下  
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謹按入內內侍省  
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  
者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密召倡優入褻清禁

先是



正月內呼營妓數輩入內祇應

爲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狠復之性喜於凌物攫拏之狀旁若無人不日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一堂必爲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臯流毒屢玷抨彈藉衣錦威行攫金術今又移其剝越者剝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文翁

必爲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下累宮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罷黜臣雖九隕不悔疏上兩日不報君疇徑出江干待罪於是中書牟子才存叟右史李昂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陳乞祠除職予郡宋臣自乞解罷令首尾了日解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臺臣吳燧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天雨塵土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又案少司監

余作賓后戚謝弈懋至五月復疏都知盧允升門局董宋臣及內司諸吏怙勢作威奪民田伐墓木等事盡言不諱直擣其姦疏留中不下止令尚書省契勘內司爭田伐木等事及罷內司諸吏職事而已公論爲之抑鬱大宗丞趙崇嶠上時相謝方叔惠國書略云竊惟今日闡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不

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矣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謝君得書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國矣太學生沈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君疇且曰天錫左遷豈非罰其不當言宦官之過耶李衢朱應

元之分察豈非論其不復言宦寺之意耶王桎程元鳳同日起遷故大昌丁大全之並遷臺長豈非賞其不敢言宦官之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默憤天錫之嘒嘒右遷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旣而三學亦皆有書常丞趙崇潔敏可書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強奴悍僕作姦犯罪爲人子者泣涕而告其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僕今臺臣爭之不勝則諸閹所畏者誰歟左史李俊明

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視南衙將至於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暫兼夕郎遂繳吳燧儀曹之除謂近者天錫拜疏留中燧謂天錫曰今日之事留則俱留去則俱去旣聞有疏遂變前言曰吾不挈家不喪女不憚暑則可俱去今當奈何負天錫所以負陛下也謝集賢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塵相位一命已上皆出親擢賦性僻介素不與內侍往還應干文字悉由通進司投進自知

潔其身而袖手旁觀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趨之比者天錫又論二瑞恭聞聖訓以爲爭田伐木皆王禱舊事臣費盡心力上則忠告陛下量作處分下則彌縫事體安恤人言不謂下石之人撰造言語鼓弄宦寺曰天錫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許其弟除朝士而嗾之也既誣臣以教天錫攻內侍之事又誣臣以啓陛下遷天錫之說必欲醜詆臣於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歸老山林正其

時矣從此爲宰相者必將共宦寺結爲一片天下皆在籠絡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席之拜使臣亟釋重負退延殘生實出保全之賜御筆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數日除天錫太常少卿而君疇已在汶上矣朱應元旣爲御史月課乃首劾李俊明公論大不平同舍生作書責之略曰溫陵洪公出臺以執事繼之者正謂其平時負骯髒之譽法筵之初疏莫不延頸以聽乃及文溪之左螭時

煥之倉節豈以其近言二璫頗忤上意而時煥與洪有瓜葛亦二璫所惡者邪。然則執事之志荒矣。二璫之橫三尺童子恨不啣之。洪公因衆怨出死力以決之。貂璫逐臺諫。豈人主之本心哉。執事昧於所擇。不知所得幾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時方逢辰君錫在館閣。亦上廟堂書勸以去。就力爭而謝相不能用。公論既不能勝。二孺乃簧譖於上。謂內司爭田伐木詞訟。皆臺吏受賄以強察官之判。

所以上罔聖聽。況臺吏之家資極富。若使簿錄其家儘可上裨國計。於是竟降宣諭指揮令諫官丁大全追上御史臺點檢楊昇金永隆楊叔茂牒送臨安府根勘籍沒家財。各行黥配以快其憤焉。初意欲令臺胥妄供以污君疇。賴上察其姦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躡除副端。未幾謝相罷而二孺猶未大快其意。復厚賂太學率履齋上舍生林自養裁書投匭以攻謝相。爲名力詆君疇云竊見洪

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爲觸邪豸爲指  
佞草專以能攻上身爲急務以剪除上左右以立  
名以奉承風旨爲大耐官職棘卿左遷所以正捨  
豺問狸之罪內侍縱曰有過使其得賢宰相以制  
之又何患焉天錫之去乃翦方叔之羽翼豈怒其  
掃除二孺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  
劾內侍之過也吳燧以改除致繳則曰此天錫之  
薦主也李昂英以月評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

也甚而臺省之胥賍盈惡貫以置典憲亦曰爲內  
侍泄寃也貪繆之相誤國殄民逐之已晚亦曰爲  
內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向者李昂英直  
前奏劄嘗謂天錫爲方叔私人矣游攻內侍實出  
方叔指喉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亟正  
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口獨斷於內  
侍初無預焉於是學舍鳴鼓攻之且上書以聲自  
養之罪復申前廡備申公堂乞行重罰遂從第一

等規屏斥盡除學籍毀抹綾紙備榜監學曉諭而朝旨亦有聽讀指揮雖紛紛若此曾不傷二孺之毫毛至庚申歲吳丞相柄國始以外祠斥焉景定辛酉起君疇爲廣東計使甲子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卽位首除爲侍御史兼侍讀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陳公田關會之弊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公力辭旋昇職名出帥閩焉公在閩閩日嘗書桃符云平生要識瓊崖面也

謝惠國坐亡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從容午橋泉石凡一紀餘咸淳戊辰朝會慶壽爲子姪親友所誤萃先帝宸翰爲巨帙曰寶奎錄侑以自製丹砂金器古琴之類以進當國者以爲有意媒進嗾言官後省交攻之削其封爵奪其恩數且劾其姪

常簿章壻江州倅李鉦客匠薄呂圻至欲謫之遠外禍且不測荆閩呂武忠文德平時事公謹書緘往來必稱恩府而自書爲門下使臣至是一力回護幸而免焉壬申正月公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旣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敘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

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慙對越天  
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盡復元官恩  
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之所無也  
洪端明入冥

洪燾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  
目山素有奇章愛石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  
減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搜抉之役會族叔  
璞假畚耜鋤斧將爲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剗鈍數



事付之璞怒其輕已率其子慙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豪獷持一邑短長邑令王衍婺安人惡其所爲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於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窘時王實齋適守吳契家亟往求援王爲宛轉趙憲崇揮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各分因鬪而死璞止從夏楚慙僅編置續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走廁忽覩駱老在廁云近山雨後出數

石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纔跬步間覺此身已在檐楹間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駱曰旣若此何不告我駱曰勿恐略至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梁可度則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趣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曠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入

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旣前復有一河污濁特甚僧尼道俗汨沒其間至此方悟爲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轅敞巍聳四垂簾幕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昏黑隱隱見荷枷箠楚者甚苦其卦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傍喃喃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西向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懼甚不覺身已立庭下漫荅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譁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置叔於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資之終其身二也

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為叔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盼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為何物厲聲荅云此開邊喜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騾馬皮而來又扣之曰此受主回也又見獄吏持刀杖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

中有洪氏族長為僧者曰燁闍黎亦在焉方疑之

燁忽呼曰三千哥仲魯安得在此焉為所驅卒擊

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復完矣因扣綠衣云人問何

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為先繼絕

次之戒殺又次之又問何罪最重曰開邊好殺罪

重豪奪次之或謂其說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

商公飛卿字翬仲乾淳間從官復扣平生食祿遂於袖中出

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蟻不能盡閱後註云

合參知政事以其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爲某事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緣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知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稍前至大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亦大綠衣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側特以心微暖口尚動未就歛耳後一歲璞亦入冥覺身墮鐵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詰

責曰汝爲僧乃專以殺生爲事何邪昭曰殺生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饌耳亟問黃四無異辭乃訊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傳呼都天判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泣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行昭以營橋立積木上敗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殂璞亦未幾死後洪公於庚申歲首以祕撰兩浙漕召憶向所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

士晚雖齟齬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子侍旁親聞伯魯尚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起畏立復詢顛末書之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野婆黃髮堆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

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竊則積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徭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

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王宣子討賊

王佐宣子帥長沙日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尉湛謫居在焉宣

子乃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覩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聞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鑿蓋出宣子

得之疑爲諷已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嘗用此語送蘇尚書知定州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鑿鑿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時嘗有書與執政云佐本書生歷官處自有本末未嘗得罪於清議今乃蒙置諸士大夫所不可爲之地而與數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視佐爲何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

齊東野語卷七

終

齊東野語卷八

張魏公二事

高宗視師金陵張魏公爲守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云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楊不得已斬之又嘗詣學士子有投牒者視之則爭博進也卽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

大窘引去

羅春伯政事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顧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汙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旣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旣欠主人之錢又且汙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已明合從姦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庸峭

魏收有通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蘇子容丞相奉使契丹道北京時文潞公爲留守燕欵從容因扣通峭之義蘇公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爲謝云自知伯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則謂之



齊東野語 二  
庸峭集韻曰庸奈屋不平也庸奔模反同都反今  
造屈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峭云二字與前義亦近  
似今京師指人之有風指者亦謂之波峭雖轉庸  
爲波豈亦此義耶

許公言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  
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  
玉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

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  
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  
挽留不可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  
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難困宜順受之壽  
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  
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  
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  
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

齊東野語 三  
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  
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陌  
於危僅行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  
十七乃終老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 士子訴試

王常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爲二試卷異其  
名皆中選黜者不厭譁然訴之王呼其首問曰爾  
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則皆以老於  
場屋對王曰曾中選否正爲累試皆不利也王忽  
作色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尚敢訴  
耶叱而出之

### 趙德莊誨後進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  
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母以一魁  
寘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  
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

齊東野語 四  
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

### 朱墨史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事自魏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爲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携以渡江遂傳於世

###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顯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旣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號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携此狀入院遍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

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  
既折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  
爲待補者乃狡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  
王俊民事相類

徐漢玉

永嘉徐宣字漢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  
罪東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荅曰吾分宜去  
不待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  
家人言夢真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畿乎已  
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  
嚴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韓造奇卜

紹興末有韓造者賣卜於臨安之三橋多奇中庚  
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  
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諸命首言趙可至郡守  
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

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何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爲尚書迨達遇皆卿監郎曾仲躬名逮吉父文清公之子此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驗如此

以賦罷相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譽第六韻云雨暘固自於天感召豈有所主儻燮調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斂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閔

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小兒瘡痘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賓陽曰或多以酒麪等物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陳劔南剛翁云痘瘡切不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

味爲穩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證則不得不資於藥癸酉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脣口冰冷危證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經一士門士怪其侵晨倉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爲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卽紅潤如常後求其方甚祕惜之及代歸方以見贐其法

用狗蠅七枚

狗身上能飛者

搗細和醅酒少許調服蠅夏

月極多易得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

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辨人極可

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

具淨洗焙令燥又天花粉

即瓜萋根

等分細末之以羊

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米泔水熟煮切

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亦用此取效真奇劑

也

曹西士上竿詩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

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面赴鎮

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

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

脚須教穩多少旁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

一子未幾其妻得捫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翱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翱之子樵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吳季謙改秩

吳季謙愈初爲鄂州邑尉常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倖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才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團合盛此兒藉以文襍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



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舟挾其家至某寺設供至一僧房度間黑合在焉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於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我聞之有司密捕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寃亦釋矣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用是

改秩

作邑啓事

龔聖任言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長坐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齋不如葷必變食

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語若顏回曰回之家  
 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  
 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鄭玄註曰葷辛菜也按  
 說文葷臭菜也錯曰通謂芸薑椿韭蒜葱阿魏之  
 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冕  
 而乘輅者志不在於食葷註云葷菜葱韭之屬論  
 語齋必變食周禮膳夫王齋三舉鄭註云齋必變  
 食也疏曰齋必變食故加生體至三太牢牛羊豕  
 共為一

牢胡明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必變服  
 必變食食為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  
 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晦菴釋齋必變食亦取  
 莊子而黃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  
 致齋有酒非也然禮中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邪  
 二李省詩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  
 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為常李璧璧季章璧季永同

登庚戌科已有赴類省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景聯皆日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即於已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於昆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恍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協

宗子請給

王介甫爲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公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荆公行一切不恤之政獨於此事未爲不然熙寧詔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東坡亦以爲然曰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其後無戚疏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使與閭

巷通生子則認為巳子而利其請給此自古所無之弊例也

鄭安晚前識

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頽字可用遂用為末句云他年蒙渥澤

方玉帶圍頽歸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尚未能得着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識以此知世之叨竊富貴皆非偶然也

趙僉判花字樣

趙時杖為平江僉幕其訓名不雅凡書判決杖吏輩皆用紙貼之此亦可笑其抑字作一大口字而申其下一畫陳子爽愷作守初到見之書其側云

僉判押字大空空請改之庶幾務實仍請別押一  
樣來聞者無不大笑正可與李晉仁喏樣爲對也

一府三守

放翁筆記言慶曆初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范雍  
並爲知軍一府三守不知職守如何分旣非長貳  
文移書牒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  
史不載莫可攷也然諫官御史不以爲非三公亦  
不辭豈在當時亦便於是那今按竦先以都部署

兼經略招討使判永興軍旣而執中爲同都部署  
經略使知軍而詔竦判如故未幾竦屯鄜州執中  
屯涇州蓋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幾又以  
范雍知軍竦執中旣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故於  
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想不勝其擾自昔未  
嘗有也然則史未嘗不載而於事安得爲便乎

六么羽調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調調緣腰白樂天詩自集註

云卽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呂  
調又不與羽調相協不知是唐遺聲否按今六么  
中呂調亦有之非特高平仙呂也唐禮樂志俗樂  
二十八調中呂高平仙呂在七羽之數蓋中呂夾  
鍾羽也高平林鍾羽也仙呂夷則羽也安得謂之  
不與羽調相協蓋未之攷爾

香炬錦茵

秦檜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

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  
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守各吏曰燭盡適廣東方  
經略送燭一掩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  
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  
四十九呼駛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  
十條旣成恐不嘉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  
大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  
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

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矢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登聞鼓

筆談言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言本京鹵簿因清泰間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人在人傳以爲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正與此相類皆可資捧腹也

義絕合離

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婦不孝官爲逮問則婦之翁爲人毆死楊亦預焉坐獄未竟而值覃霈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有司以大辟旣已該宥不復問其餘小民無知亦安之不以爲怪也其後父又訟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瑤以爲雖有讎隙旣仍爲

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合離皆許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蓋謂此類況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間楊罪既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既失之矣若楊婦盡禮於舅姑則爲反親事讎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律爲婚旣不成婚卽有相犯並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時皆服其得法之意焉按筆談所載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卽爲義絕況身謀殺不應復坐此與前事正相類凡泥法而不明於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宴命子復譔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詢司謁者曰誰



爲之荅曰新任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別後子復一向官湖湘間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滿造朝謁光範季海時爲元樞詢子復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復以兩編獻一日後殿奏事畢阜陵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爾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

進來季海退以所獻繳入翌日上謂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嘗觀之可喜蓋欲置之三館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轄徐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間則人無間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他日趙丞相進擬上曰朕自有人趙問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嘗見其文字又問陛下何從得其文字此必有近習爲道地者上曰不然季海雖知由已所薦以上旣不

言亦不敢泄而趙終疑之未幾召試故時學士院  
發策率先示大略試者得爲之備趙乃以喻周子  
充云此非佳士也克屢造請求問日子充不荅及  
對策殊略克大以爲恨故在玉堂每當子充制詔  
輒無美辭後竟出知台州

鄭時中得官

鄭時中字復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紳間好  
大言嘗語同舍曰前舉漕薦乃術者曹谷先許今

復來矣有好事聞之曰此必谷又許之乃與偕去  
其肆則鄭實未嘗先往曹沉吟久之頻自搖首推  
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許此命來春必高選今  
所見乃不然雖然來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  
得舉却不必問鄭乃曰吾家無延賞來年不郊非  
科舉何由得官谷曰某見得如此耳旣而程泰之  
大昌與鄭同薦程第而鄭不利時余松茂老爲泰  
會之客第三人及第泰與謀代余因薦鄭泰亦悅

其辯設禮有加鄭無以之嘗聞其季父行可名仲熊者言舊在太學目擊靖康金人欲立張邦昌秦爲中司特議立趙氏金酋召赴軍前秦遂遣妻王氏南歸已登舟王聞變亟步以往秦時猶未入北軍因同入肆買糞麪人已盈坐主人橫一卓溝上使坐王憂懼不能舉筋秦兼盡之略無懼色已乃同至軍前被執鄭因於坐間舉此事謂親得之行可秦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無知者聞其言大

喜時行可猶仕州縣卽召用之二年同爲執政是歲復亨亦得官其神驗如此

詩詞祖述

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

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

嘲覓薦舉

直齋陳先生云向爲紹興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問其京削欠幾何荅云欠一二紙數月間有舉之者會間賀其成事則又曰尚欠一二紙又越月復聞有舉者扣之則所荅如前余頗怪之他日與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見臨安丐

者之乞房錢乎暮夜號呼於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幾文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卧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與大笑而罷

齊東野語卷九

形影身心詩

靖節作形影相贈神釋之詩謂貴賤賢愚莫不營營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釋其惑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荅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養而欲飲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神乃釋之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此神自謂

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將非趣齡具所以辨養之累  
又曰立善常所忻誰當與汝譽所以解名之役然  
亦僅在趣齡與無譽而已設使爲善見知飲酒得  
壽則亦將從之耶於是又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事勿多慮此乃不以  
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釋氏  
所謂斷常見者也坡翁從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  
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

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  
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白樂天因之作心問身詩  
云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  
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身荅心曰心是身王身  
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  
恩自說功心復荅身曰因我疎慵休罷早遣君安  
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閒奈我何此  
則以心爲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從

而賦六言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而今  
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然二公之說雖不同而  
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論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  
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  
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遂歷陳彭祖之壽顏淵  
之夭仲尼之困殷紂之君季札無爵於君田恒專  
有齊國夷齊之餓季氏之富若是汝力之所能奈  
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

富惡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  
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旣謂之命奈何有制之  
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  
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此蓋言壽夭窮  
達貧賤富貴雖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  
制之直付之自然耳此則淵明神釋所謂大鈞無  
私力之論也其後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影荅形  
詩云君如燿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

齊東野語 三  
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此則又墮虛無之論矣

父執之禮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王丹召爲太子少

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友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然則荅拜乃疏之耳至國朝東都時此禮猶在韓魏公留鑰北京日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與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曰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



謁見坐客次久之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  
只入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此事或傳李稷爲許  
將熙寧初呂晦叔子謁歐陽公於潁上疑當拜與  
否旣見敘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  
子旣出深歎前輩不可及崇寧間陸佃農師在政  
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崑起於農師爲父執一日來  
訪延之堂奧具冠裳拜之旣而岑作手簡來謝云  
前日登門展慶蒙公敦篤事契俾納貴禮於公有

撝謙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過然大將軍有揖客  
古人以爲美談今文昌綱轄有受拜客顧不美於  
前人乎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旣受之  
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始就坐蓋當時風  
俗尚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以爲異也  
自南渡以後則世道日薄矣然余幼時猶見親舊  
通家初見日必先拜其家影堂然後請謁此禮今  
亦不復見也

李全

李全淄州人第三以販牛馬來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張介引至漣水時金國多盜道梗難行財本寢耗遂投充漣水尉司弓卒因結羣不逞爲義兄弟任俠狂暴剽掠民財黨與日盛莫敢誰何號爲李三統轄後復還淄業屠嘗就河洗刷牛馬於游土中蹴得鐵鎗桿長七尺於是就上打成鎗頭重可四十五斤日習擊刺技日以精爲衆推服因呼

爲李鐵鎗遂挾其徒橫行淄青間出沒抄掠淄青界內有楊家堡居民皆楊氏以穿甲製鞞爲業堡主曰楊安兒有力強勇一堡所服亦嘗爲盜於山東聚衆至數萬有妹曰小姐姐或云其女後稱曰姑姑年可

二十膂力過人能馬上運雙刀所向披靡全軍所過諸堡皆載牛酒以迎獨楊堡不以爲意全知其事故攻劫之安兒亦出民兵對壘謂全曰你是好漢可與我妹挑打一番若贏時我妹與你爲妻全

遂與酣戰終日無勝負全忿且慙適其處有叢篠全令二壯士執鈎刀夜伏篠中翌日再戰全佯北楊逐之伏者出以刀鈎止大呼全回馬挾之以去安兒乃領衆備牛酒迎歸成姻遂還青州自是名聞南北時金人方困於敵張介又從而招之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間金人愈窮蹙金因南附乃與石珪沈鐸輩結黨以來知楚州應之純遂納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

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爲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葬於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爲韃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張林出降遂併獻濟莒滄濱淄密等凡二府九州四十縣降頭目千人戰馬千五百匹中勇軍十五萬人聞於朝遂以全爲左武衛大將軍廣州觀察使京東忠義軍都統制馬步軍副總管特賜銀絹緡錢等先是賈涉知鹽城縣以事

忤淮漕方信孺劾之未報涉廉知信孺陰遣梁昭祖航海致餽以結李全遂遣人捕得之亟申於朝方由是罷涉召入爲大理司直未幾知楚州時忠義軍頭目李先拳勇有膽氣且併領石珪沈鐸之軍李全深忌之至是極力擠先涉遂以李先反側聞於朝於是召先赴密院審察甫至都門殿帥馮樹宴之三茅觀後小寨命勇士朴殺之於是全愈無忌憚矣先旣誅漣水人情不安頭目裴淵等遂

請石珪爲帥於盱眙制司大恐遂令李全率萬人以往全憚珪不敢動制司無策遂分其軍爲五乃呼裴淵赴山陽稟議責以專擅招珪令密圖之以功贖罪會韃兵至漣水珪亦自疑遂殺淵以歸韃先是權上書胡榘嘗言全狼子野心不可倚仗及全獲捷於曹家莊擒金人僞駙馬乃作濠梁歌以諛之云春殘天氣何佳哉捷書夜自濠梁來將軍生擒僞駙馬虜兵十萬冰山摧何物輕猴挑胡羯

齊東野語 卷九  
萬里煙塵暗邊徼邊臣玩寇不却攘三月淮堧驚  
蹀血廟謨密遣山東兵李將軍者推忠精鐵鎗匹  
馬首破陣暗鳴叱咤風雲生摧殺羣妖天與力虜  
醜成擒不容逸失聲走透虜鼓槌猶截騰驤三百  
匹防圍健使催賜金曹家莊畔殺胡林遊魂欲反  
定懸膽將軍豈知關塞深君不見往日斬王邀兀  
木圍合狐跳追不得夫人明日拜函封乞罪將軍  
縱狂逸豈知李侯心膽麓捕縛獒子纔須臾金

走敵猛將有沔州斬賊儒生無宗社威靈人制勝  
養銳圖全勿輕進會須入汴縛鄴王笳鼓歸來取  
金印旣而涉以病歸遂以鄭損繼之損與涉素不  
相成幕中諸客懼損修怨乃嗾李全申請乞差真  
德秀陳鞞梁丙知楚州於是朝廷遂改損爲四川  
制置乃以知閣門事許國用徐本中例換授朝議  
大夫再轉爲太府少卿知楚州國自是歉然懼儕  
輩輕已開闡之初命管軍已下皆執朝參之禮時

全已爲保寧軍節度使前閩皆與抗禮至是幕府  
宋恭荀夢玉等懼變遂調停約全拜於庭下國荅  
拜於堂上議已定及庭參國乃傲然坐而受之全  
大慙憤竟還青州至冬國大閱兩淮軍馬全妻李  
姑姑者欲下教塲犒軍實求釁耳幕府復譔停力  
止及淮西軍回人僅得交子五貫乃盡以弓刀售  
之李軍而淮西軍亦怨矣未幾全將劉慶福自青  
來謀以丁祭之夕作亂以謀泄而止旣而制府出

榜以高顯爲詞指摘北軍慶福亦大書一榜揭於  
其右語殊不遜次日慶福開宴於萬柳亭游幕諸  
客及青州倅姚翀在焉酒行方酣忽報全至海州  
促慶福北還時國方納謁北軍徑自南門入直趨  
制府強勇軍方解甲望見北軍皆棄去遂排大門  
而入帳前親兵欲禦之國乃大呼曰此輩不過欲  
多得錢絹耳方行喝犒聞北軍大喊登城張旗幟  
火已四起飛矢如雨國額中一箭徑趨避於楚臺

齊東野語 十一  
北軍劫掠府庫焚燬殆盡國在楚臺久之使令姚  
紳求和紳遂縋城而出以直繫書青州姚通判以  
長竿揭之馬前往見李姑姑李遜謝不能統轄諸  
軍以致生變姚遂請收軍李云只請制置到此商  
量便可定也姚亟回報則國已遁矣次日北軍得  
國於三茅道堂以小竹輿輿至李軍國不能發一  
語復送還楚臺以兵環守國遂死焉文武官遇害  
者凡數十人未幾全乃入弔行慰奠禮且上壽自

劾朝廷不敢問也遂進全爲少保而以大理卿徐  
希稷知楚州軍變之先一日荀夢玉已知其謀亟  
告於國國不以爲然至是全得其告變之書欲殺  
之而夢玉已歸滁乃命數十騎邀於路而殺之制  
府捐三千緡捕賊而全亦捐五千緡無狀大率如  
此希稷至楚一意逢迎全益以驕旣而還青州或  
傳爲金人所擒或以爲已死劉瑋乘時自誇以驅  
除餘黨及丞相入其言遂召希稷而以瑋爲代瑋

卽以盱眙軍馬自隨中途所乘馬無故而踣琯怒遂斬二濠寨官人疑其非吉徵也琯初至軍聲頗振不數日措置乖方南北軍已相疑適忠義軍總管夏全自盱眙領五千人來先是全欲殺夏琯爲解免之至是琯留以自衛且資其軍以制全然夏軍素驕時作過劫掠居民琯乃捕爲首數人斬之猶未戢乃劄忠義都統權司張忠政權副都統忠政辭不就楊姑姑知之遂呼忠政謀所以拒制司

之策忠政曰朝廷無負北軍夫人若欲忠政反惟有死耳遂歸家令妻子自經次焚告勅寶貨於庭然後自盡制司聞變遂戒嚴命夏全封閉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且出榜令北軍限三日出城是日諸營搬移自東北門出夏軍坐門首搜檢凡金銀婦女多攘取之餘皆疑懼不敢出制司又從而驅逐之有黑旗一對僅百人乃北軍之精銳者堅不肯出潛易衣裝與夏軍混雜南軍欲注矢揮刃則



呼曰我夏太尉軍也南軍遂不疑之至晡大西門上火忽起至夜遂四面縱火殺害軍民瑋遂命守子城護府庫凡兩日夜軍皆無火飯飢困不復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軍李姑姑遂與夏劇飲酒酣泣曰少保今不知存亡妾願以身事太尉府庫人馬皆太尉物也本一家人何爲自相戕若今日勦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貴乎夏全惑其說乃陰與李軍合反戈以攻南軍瑋屢遣人招夏議

事竟不至乃以十萬貫犒軍求和夏全乃令開一路以馬軍二百衛送瑋出大西門星夜南奔至寶應已四鼓矣從行官屬惟余元稹沈宣子餘悉死焉夏軍回至淮陰乃爲時青令暉夾擊盡得所擄財物七巨艘旣至盱眙范成張惠閉門拒之且就軍中殺其母妻於是夏全乃輕身北竄劉瑋遂移司於揚之堡寨朝廷遂改楚爲淮安州命將作少監姚狝知州事時李全猶未還王義深國安用爲

權司劉慶福與張甫謀就楚之淮河縛大浮橋或告李姑姑以二人欲以州獻金人姑姑卽遣人請姚翀議事翀不獲已而往則大廳已設四果卓餘二客則慶福及甫也慶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問則箇謂李福也時福卧於密室凡迂曲數四乃至慶福至榻前云哥哥沒甚事福云煩惱得恁地劉覘福榻有劔出鞘心動亟出福急揮劔中其腦旣而甫至於外呼云總管沒甚事否福隱身

門左俟其入卽揮劔又仆之福遂携二首以出乃大張樂劇飲姚遂揭榜以劉張欲謀作逆密奉朝旨已行誅戮乃聞於朝李福增秩姑姑賜金進封楚國夫人未幾福復以預借糧券求釁遂召北軍入城官民死者甚衆姚翀賴國安用匿之而免於是朝廷諸閫各主勦除分屯之說久之不決旣而盱眙守彭恂乃遣張惠范成入淮安說國安令殺李福及李姑姑未幾李福就戮而姑姑則易服往

海州矣其後分屯之說已定而江閩所遣趙濬大勦殺之兵適至北軍怒爲張范所賣欲殺之二人遂遁去國安用追至盱眙彭恂宴之方大合樂忽報軍變始知張范已獻盱眙於北矣彭恂遂爲所擒旣而李全至楚揭榜自稱山東淮南行省於是盡據淮安海州漣水等處先是全遣張國明入朝稟議嫚書至朝廷未有以處之會時青亦遣人至國明遂遣人報全全遂殺青國明極言李全無它

意朝廷遂遣趙拱奉兩鎮節鉞印綬以往而江閩乃遣申生結全帳下謀殺之事覺全囚申生以其事上於朝蓋全時已有叛志矣會鹽城陳遇謀於東海截奪全青州運糧之船全由是愈怒遂興問罪之師首攻海陵守臣宋濟迎降遂進圍揚州朝廷始降詔削奪全官爵住給錢糧會諸路兵誅討然戰多不利內外爲之震動是時全合諸項軍馬併驅鄉民二十餘萬一夕築長圍數十里圍合揚

之三城爲必取之計會元夕欲示閑暇於城中張燈大宴全亦張燈於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馬步極力薄城趙范命其弟葵領兵出城迎戰至三鼓勝負未決葵先命李虎丁勝同持兵塞其甕門至是全欲還而門已塞進退失據且戰且退遂陷於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於沮洳亂屍中得一紅袍而無一手指者乃全也

先是全投北嘗自斷一指以示不復南歸時紹定四年正月後三日北軍悉遁制府露布聞於朝

遂乘勝復秦之鹽城後三月淮南諸州北軍皆空城而去矣其雛松壽者乃徐希稷之子賈涉開闢維揚日嘗使與諸子同學其後全無子屢託涉祝之涉以希稷向與之念遂命與之後更名壇云

劉子

澄嘗著淮東補史紀載甚詳然余所聞於當時諸公或削書所未有者因撫其槩於此以補劉氏之闕文

王公袞復讎

王宣子尚書母葬山陰獅子塢爲盜所發時宣子

爲吏部員外郎其弟公袞待次烏江尉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嵇泗德者所爲遂聞於官具服其罪止從徒斷黥隸他州公袞不勝悲憤時猶拘留鈐轄司公袞遂誘守卒飲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斷賊首朝復提之自歸有司宣子亟以狀白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舍議時楊椿元老爲給事張孝祥安國兼舍人書議狀曰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聖人爲法以制

之當誅也吾爲爾誅之當刑也吾爲爾刑之以爾之讎麗吾之法於是凡爲人子而讎於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袞之母旣葬而暴其骨是僂尸也父母之讎孰大於是佐公袞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也以爲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袞所以不敢殺之

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陽陽出入閭巷與齊民等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春秋之義復讎公袞起儒生尪羸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

死捍公袞得不死適耳且此賊掘冢至十數嘗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爲惡必侈於前公袞之殺之也豈特直王氏之寃而已哉椿等謂公袞復讎之義可嘉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弟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詔給舍議是其後公袞於乾道間爲勅令所刪定官一日登對孝宗顧問左右曰是非手斬發冢盜者乎意頗喜之未幾除左司公袞爲人癯

甚王龜齡嘗贈詩有云貌若虺羸中甚武者蓋紀實也

富春子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雪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爲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

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爲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爲貢爲闈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啓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剝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王宣子失告命

輦轂之下政先彈壓然一智不足以勝衆姦王佐  
宣子雖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極高壽皇深喜之尹  
臨安日禁戢羣盜甚嚴都城肅然旣而以治辦受  
賞增秩告命甫下置卧內旦起忽失之宣子知爲  
所侮略不見之辭色他日奏事畢從容以白上曰  
鼠輩惡臣窮其姦故爲是以沮臣爾上曰何以處  
之對曰臣若張皇物色正墮其計中惟有置之不

問異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今未敢請也上稱  
善

配鹽幽菽

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  
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  
許士人忙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  
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  
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



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  
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豆豉史急就  
篇乃有蕪夷鹽豉史記貨殖傳有蘖麴鹽豉中荅  
三輔決錄曰前對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筭  
蓋秦漢以來始有之

疽陰陽證

族伯臨川推官平生以體孱氣弱多服烏附丹砂  
晚年疽發背其大如扇醫者悉歸罪於丹石之毒

凡棗粉羊血解毒之品莫不遍試殊不少損或以  
後市街老祝醫爲薦者祝本瘍醫然指下極精診  
脉已卽云非敢求異於諸公然此乃極陰證在我  
法中正當多服伏火硃砂及三建湯否則非吾所  
知也諸子皆有難色然其勢已殆姑嘗試一二小  
料而祝復俾作大劑頓服三日後始用膏藥敷貼  
而丹砂烏附略不輟口餘半月而瘡遂平凡服三  
建湯二百五十服此亦可謂奇工矣洪景盧所載

時康祖病心痔用聖惠方治腰痛鹿茸附子藥服之而差又福州郭醫用茸附醫漏痔疾皆此類也蓋癰疽皆有陰陽證要當一決於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於脉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

陳周士

禍福報應之說多傳會傳訛未可盡信今有鄉曲目擊曉然一事著之於此以爲世戒陳周士造直

齋侍郎振孫之長子登第爲嘉禾倅攝郡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勇爵代庖於此乃趙與篆德淵之隸是日適以小舟載客薄遊初不知郡將之在樓也周士適顧見周急艤棹趨避周士令詢之知爲周也怒形於色曰某不才望輕遂爲一卒相侮如此乃窘撫其數事作書達之於趙備言賊濫過惡時趙守吳卽日遣逮決脊編置仍押至嘉禾示衆時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暴之烈日中瘡

血臭腐數日而死臨危歎曰陳通判屈打殺我當訴之陰府矣時寶祐丙辰季夏也是歲十二月周士疽發背而殂吁可畏哉

秀王嗣襲

秀安僖王壽皇本生父也用漢安懿王故事以子孫嗣襲安僖薨子伯圭嗣是爲崇王諡憲靖長孫曰師夔早卒師揆嗣是爲澧王師垂師高皆先卒師禹嗣是爲和王師臯又卒師崑寶慶元年自知

慶元府入嗣未朝謝而薨是爲永王師彌以寶慶三年嗣至寶祐六年歷三十一年而後薨是爲潤王次師貢先薨曾孫希字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孫與澤以浙西倉歸班襲嗣至咸淳七年薨是爲臨海郡王其次與訐先卒是歲冬與澤以知全州換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間以傍宗入繼者蓋十居五六焉

齊東野語卷十

古今左右之辨

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問孰爲是因攷其說於此  
與有識者訂之檀弓鄭氏註云喪尚右右陰也吉  
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河上  
公註左生位也右陰道也禮正義案特牲少牢吉  
祭皆載右胖士虞禮凶事載左畔吉祭載右畔從  
地道尊右凶事載左畔取其反吉也老子又曰偏

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註卑而居陽以其不專殺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吳世傑漢書刊誤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喪之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註謂車上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通尚左疏云軍將尊尚左按老子上將軍處右蓋將軍處左非指車同言也左傳韓厥代御居杜註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

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按古人主當阼以右爲尊而遜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爲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左爲尊也如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尚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爲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荼右鬱壘攷張平子賦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載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則以右爲助之重且大

者漢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為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重者必重右而輕左

漢制尚右  
詳見班史

史記多誤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

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騫

贊即史記  
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

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為而史記乃全載

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

末亦安得謂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

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載平帝元始中

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

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為太史公無疑

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

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

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

齊東野語 三十一  
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  
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  
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  
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文意相類

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  
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

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泯滅歐公喜誦之遂以此  
語作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  
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  
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  
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東  
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興天際歛然車蓋凝虛  
未辨瀰漫霍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般地爇空萬  
夫皆廢雷練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

張文潛雨望賦云飄風擊雲奔曠萬里一蔽率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皆同此一機括也

楊太后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真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

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傳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



案諸書皆言次山為后兄  
卷三誅韓本末亦言后兄楊  
次山此姓字蓋誤至次山字  
傳會稽人

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  
既貴恥其家微陰有所遺而絕不與通密遣內璫  
求同宗遂得右庠生嚴陵楊次山以為姪既而宣  
召入見次山言與淚俱且指他事為驗或謂皆后  
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歸姓楊氏焉次山隨即  
補官循至節鉞郡王云

長蘆僧事與章獻  
玉泉事絕相類

### 脫靴返棹二圖贊

牟存叟端明守當塗日郡圃有脫靴亭以謫仙采

石得名存叟繪以為圖又以山谷崇寧初守當塗

方九日而罷蓋坐嘗作荊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

官陳舉承執政趙挺之風旨摘其間數語以為幸

災謗國除名謫宜州遂作返棹一圖以為對各系

以贊未幾流傳中都時相丁大全內侍董宋臣聞

而惡之遂捃摭其在都日餽遺過客錢酒等物並

指為陛下所居郡監逮甚嚴自此朝紳結舌馴致

開慶之禍焉二贊削藁久矣余偶得之脫靴云錦

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  
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  
也其天寶之嬖倖歟疏擿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脫  
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疎直  
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繼矧富貴如  
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  
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唾視兮爵祿我思古  
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焚道而九日姑孰也

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擿實錄吾觀返棹  
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  
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  
丹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予嘗謂山谷初以言  
語掇禍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數然清名照映  
於二百年間士之生世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哉

輕容方空

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

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庸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縱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縱與纒同音山爾反卽今之方目紗也又後漢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縠綏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卽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此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者是也二紗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范公石湖

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

山臨石湖蓋大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  
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  
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  
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是也  
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樂堂他亭宇尤多  
一時名人勝士篇章賦咏莫不極鋪張之美乾道  
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過吳范公招  
飲園中夜分題名壁間云吳臺越壘距門纔十里  
而陸沉於荒煙蔓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  
別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  
舟去之天闕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  
爲擊節而前後所題盡廢焉

多蚊

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羣聚嗜  
嘍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曰湖州多蚊蚋豹  
脚尤甚且見之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鷹又云風定

軒窗飛豹脚蓋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舊傳崇王  
入侍壽皇聖語云聞湖州多蚊果否後侍宴因以  
小金盒貯豹脚者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亦且  
塵乙覽矣蓋蚊乃水蟲所化澤國故應爾聞京師  
獨馬行街無蚊蚋人以為井市燈火盛故也吳興  
獨江子滙無蚊舊傳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故  
錢信平望蚊詩云安得神仙術試為施康濟使此  
平望村如吾江子滙然余有小樓在臨安軍將橋

面臨官河污穢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無一  
蚊過此僅數百步則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曉  
者渡淮蚊蚋尤盛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談圃云  
秦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煙薰之方少退有  
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嗜而去世傳范文正詩云飽  
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  
即其地也聞大河以北河水一解如雲如煙若信  
安滄景之間夏月牛馬皆塗之以泥否則必為所

斃按爾雅鷦鷯母一名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輒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夜則鳴吐蚊於叢葦間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鳥類青鵝而嘴大常於池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鳥又謂之鷦然以其羽爲扇却可辟蚊嶺南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其說亦然淮南子曰水蠶爲蠟子分爲蠶兔齧爲蠶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今子分污水中無足蟲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沉久則蛻而爲蚊蓋水蟲之所變明矣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爲指掌所捫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號爲豹脚又其字或從昏志其時也又爲閩以蟲之在門中也說文曰秦謂之蝻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螢也羞白鳥謂螢以蚊爲糧云然

則育蚊者非一端固不可專歸罪於水也因萃數說戲為吾鄉解嘲牙俱折反分勿二反

俞侍郎執法

吾鄉前輩俞且軒侍郎善墨戲竹石蓋源流射澤而自成一家逮今為人寶重然又知其能畫而不知其為人因書其概於此侍郎名澂字子清用伯祖閣學俟字居易恩入仕中刑法科短小精悍清談簡約樂易無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為福建檢

案應澂字涉上石誤當作應亦使後師字

法陳應澂丞相帥三山治盜過嚴一日驅數十囚

欲投諸海澂白其長曰朝廷有憲部而郡國無憲臺可乎力爭之因命閱實遂為區別戮者黥者各若干陳始怒而後喜其有守悉從之且薦以京削為刑部郎日有鄉豪素以俠稱為時所畏殺人誘罪其奴獄上駁之請自鞫豪因得其直光宗壯之即日除大理少卿然竟為豪擠去又常德有舟捐程亮殺巡檢宋正國一家十二口累歲始獲乃在

寧廟登極赦前吏受其賂欲出之激奏援太祖朝戮范義超故事以爲殺人於異代旣更開國大需猶所不赦况亮乎於是遂正典刑他可紀者尚多後權刑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家居十年乃終年七十八且軒其自號也俞氏自退翁起家未七十而納祿者至激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園池琴書歌舞之樂鄉曲榮之後余得竹石二紙於故家葉如黍米木石亦奇潤自成一家上題印曰居易戲作蓋閣學侯所爲也因知子清戲墨有所來此亦人所未知者因併表而出之

尹惟曉詞

梅津尹渙惟曉未第時嘗薄遊苕溪籍中適有所盼後十年自吳來雪艤舟碧瀾問訊舊遊則久爲一宗子所據已育子而猶挂名籍中於是假之郡將久而始來顏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對若不勝情梅津爲賦多令云蘋末轉清商溪聲供夕涼緩傳



杯催喚紅妝煥縮烏雲新浴罷拂地水沉香歌短  
舊情長重來驚鬢霜悵綠陰青子成雙說着前歡  
佯不采颺蓮子打鴛鴦數百載而下真可與杜牧  
之尋芳較晚之爲偶也

都厠

劉安別傳云安既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  
不敬應斥八公爲安謝過乃赦之謫守都厠三年  
半山詩云身與仙人守都厠可能雞犬得長生然

則都厠者得非今世所謂都坑乎然厠字亦有

數義說文云圀厠也圀也莊子庚桑楚篇適其偃

註云偃屏厠也屏厠則以偃洩儀禮旣夕禮甸人

築冷坎隸人湔厠塞厠萬石君傳建爲郎中每五

日歸謁親切問侍者取親中裙厠踰身自澣洗孟

康註曰厠行清踰行中受糞函也他如晉侯食麥

張如厠陷而卒趙襄子如厠心動執豫讓高祖如

厠心動見柏人金日磾如厠心動擒莽何羅范睢

佯死置厠中李斯如厠見鼠賈姬如厠逢堦陶侃如厠見朱有劉寔王敦並誤入石崇厠郭璞被髮厠上劉和季厠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厠中崔浩焚經投厠中錢義厠神李赤厠鬼文類甚多皆爲溷厠之厠無疑而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見之音訓則謂牀邊爲厠張敞傳孝文皇帝居霸陵比臨厠服虔註曰厠側臨水韋昭則曰高岸狹水爲厠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師古註亦曰岸之邊側也因併攷著於此云

敬巖註唐書

王元敬大卿似強直自遂不輕許可嘗註唐書自以爲人莫能及括蒼老士某者深於史學亦嘗增註唐書因携以求正焉王讀至建成元吉之事遽笑云建成儲君也當以弒書豈得謂殺此書殊未然遂擲還之某士者大不平徐起荅之曰殺兄之字蓋本孟子象日以殺舜爲事今卿弒兄之字出

於何書王倉卒無以爲答是知文字未可以輕訾議也

黃子由夫人

黃子由尚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尚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宰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爲之作記誤書鳥

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旣已鉸石分送朝行胡夫人一誦卽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旣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作爲夏王道不是商王這鳥獸魚鼈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矧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銜之遂鞠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奕者鄭日新通

鄭越人世

號越童

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黥之未

幾子由以帷簿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用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蒼亦死其婦錢氏惇處獨任一僕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係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寃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洪景盧

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脯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

不過如此速耳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吳郡王冷泉畫贊

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屨

筇杖獨携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爲選者聞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趨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者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壘石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

賢埽除膏梁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  
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亦可謂  
戚畹之至榮矣畫今藏其曾孫潔家余嘗見之

絹紙

坡翁嘗醉中爲河陽鄭倅書明日視之紙乃絹也  
遂自題於後云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蓋古  
人多以絹爲紙烏絲欄乃織成爲卷而書之所謂  
蠶紙者亦以蠶爲紙也按蔡倫傳云用縑帛者謂

之紙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乃用木膚麻皮等隋修  
文殿御覽載晉人藏書數有白絹草書白絹行書  
白鍛絹楷書之目又魏太和間博士張楫上古今  
字帖其中部辨紙字云今世其字從巾蓋古之素  
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壘卽名蟠紙故字  
從糸此形聲也蔡倫以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  
其聲雖同而糸巾則殊也盧仝茶歌有白絹斜封  
三道印之句豈以絹書之邪

談重薄命

吳興人談重元鼎少領鄉薦不第晚就南廊更數試復不入等章文莊兄弟皆與之同舍嘉定戊辰文莊兄弟在朝談入京將更試請曰二兄何以授我乃相與作備對數十付已而文莊入爲考官得談卷甚喜所批稍高編排當在上二等已而曰名器不可以故人私之但使脫幼教足矣於是稍移向下既而算計四等合放若干而談之名適在末

等之首竟垂翅而歸一文學之微造物亦靳之耶

椰酒菊酒

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椰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九日菊酒以淵明採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雜記所載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時併採莖葉雜秫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

混成集

混成集修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真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又言無太皇最知音極喜歌木笳人者以歌杏

花天木笳遂補教坊都管間憶舊事因書之以遺好事者蓋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

明真王真人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居嘗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憩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膺音臑不可疎者還可禳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真



麻油半斤燒竹漉投之且爲持呪俾之沐髮蓋是時恭聖楊后方誅韓心有所疑而髮腫不解意有物出祟示以此徧求懷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真俾生之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於是以黃絹方丈帚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後住太乙東宮

牙

詩曰王之爪牙故軍將皆建旗於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誤轉爲衙玳瑁論云突厥畏李靖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牙飾之所以自表識也太守出有門旗其遺法也後人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爲解舍兒子爲

衙內唐韻註衙府也亦訛武德元年宇文化及下  
牙方敢啓狀釋文牙旗名也軍中所建高保勗病  
召衙內指揮使梁延副衙內蓋官稱耳唐謂前殿  
爲正衙豈亦以衛仗建旗而名邪

字舞

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於庭作天  
下太平字殊爲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  
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  
綉重重金鳳銀鷺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  
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亦久矣





